

二之喊呐

魯迅作

狂

人

日

記



華北書局發行

吶喊之一

狂人日記

作者 魯迅

發行處 華北書局

每冊實價三角

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



# 狂人日記

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。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，迫歸故鄉，迺適往訪。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來，視然已早癒。赴某地候補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，將歸閱一過，知所惡蓋一也。若狂人之類，語頗錯什，雜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，亦不甚月日，惟墨色字跡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問其書具數，給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壓骨鑿究。就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，惟人名與皆村人，不為吾所所知，無涉大體，然也悉易去。至于書名，則本人意欲餽題，不復改也。

七年四月二日錄

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

我不覺他已是三十多年，今天竟了，精神分外爽快，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發昏，

我惟得看眼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翡翠的眼睛色便怪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玄法接我的議論我，又怕我看鬼，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，其中最先的一个，翡翠嘴对我笑了一笑，我便从冰直冷到脚跟，翡翠得他们亦置，都已玄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舊走我的路，前面一夥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議論我，翡翠也同翡翠第一熱臉色，也對我笑，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玄，忍不住了說：「你告訴我一，他們可就玄了。」

我想我同翡翠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，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附陳年流冰，翡翠子翡翠了一脚，古久先生恨不高興，翡翠子翡翠不認誤他，一定是听到風聲代託不平，約在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對，但是小孩子晚，那時候他們還沒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瞪着怪眼晴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，這真教我怕，教我納罕而且玄。

我明白了，這是他們的娘老子教的。

三

晚上總是睡不着，凡事煩得研究，才合眼。

他們——也有知屏打過，也有結婚紳士穿過，也有新發估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情主通死的，他們那時候的臉色，全沒有玄，也玄，也沒有玄。

最奇怪的是那天，翡翠上講那个女人打他兒子，嘴里說：「老子呀，就要咳你几口才出氣。」把眼睛却看着我，我出了一驚，翡翠不佳，那翡翠面翡翠的，一夥人便都翡翠起來，翡翠走五

把我回家裏望的人都累作不認誤我，他們的時色也全向別人一掃，進了書房，便反扣上門，宛然是養了一只鴉，也是一件事，越發我猜不出底細。

前幾天，張子村佃戶孫若菴，對我大哥說，他們的村里的一個大惡人，給大家打死了，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壯壯胆子，我聽了，一句嘴，佃戶和大哥便都看飛几眼，今天才曉得他的眼光全向外面的那惡人一發一放。

想起為我，從頂上直落到脚眼，他們會吃人，惡人必不會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一嘴條兒，口上的話和一點青面獠牙人的聲氣和前天加子的話，明明是暗另，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，中全是刀，他們的牙齒，全是白斤斤的排着，這就是吃人的時候。總我自己想，雖然不是惡人，但從騙了別家做薄子，可就難說了，他們似乎別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，況且他們一翻臉，便說人是惡人，我這就煩大哥教我做論，無論怎樣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，罵該某人几句，他便說一翻天，海牙與眾不同。我亦望猜得到他們的心思，究竟怎樣，況且是要吃的時候。

凡事總得研究，才會明白，古語時常吃人，我也還記得，可是不是清楚，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沒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一仁義道德几个字，我猜單單不惹仔細看了半座，才从字縫里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着两个字，是「吃人」。

書上寫着這些字，佃戶說了這許多話，卻都笑吟吟的睜着眼睛看着我，我也覺人，他們的想是吃我了。

四



早上我請坐了一會，剛老五送飯來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魚，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，張着嘴，  
 同那一點想吃人的，人一放，吃了，只覺滑滑的，不知是魚是人，便把他這眼連腸的吐出  
 了。我這一忍到，姓大哥說，我問得候，想到園里走走。一老五不答應，走了，一會，可就來頭  
 了。

我也不動，研究他們如何操侮我，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我，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  
 子，慢慢走來，他滿眼虎氣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頭，炯炯着地，從眼鏡後邊，暗暗看我，大哥說，「今天  
 你彷彿很好。」我說「是的。」大哥說，「今天請何先生來，給你治一治。」我說「可以。」其  
 實我並不知道，這老頭子是劍子手扮的，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，因這功，我也分  
 一吃肉吃，我也不怕，當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們還壯，伸出兩個拳法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頭子  
 坐着，閉了眼睛，攢了好一會，呆了好一會，便張開他鬼眼，暗說，「不要亂想，靜靜的養幾次，就  
 好了。」

不要亂想，靜靜的養，養肥了，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，我有什么好愁，怎么會「好了」？他  
 們這班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遮掩，不敢直挺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，我忍不住，便放  
 聲大笑起來，十分快活，自己曉得這笑多里面，有的意義，明和正氣。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，  
 頓我這勇氣，正氣，鎮壓住了。

但是我這勇氣，他們便想，吃我活，光一點這勇氣，老頭子咳，出門，走不多遠，便很多對  
 大馬路，道「趕緊吃罷！」大馬路這道，原素也有像這一件大馬路，像意外，也在意中，分粉  
 吃我的人，就是我的哥哥。

吃人的哥哥  
 我這吃人的哥哥

吃人的是我哥哥

我自已被人吃了可憐是吃人的人的兄弟

五

這凡又是這一步想：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劍子手扮的，真是醫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。他們的相師平時所做的「本草什麼」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吃，他還能說自己不吃人嗎？

至于我輩大爺，也是不寬枉他，他對我講書的時候，開口說這可以「易子而食」，又「一國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，他便說不但該殺，還當「食肉體皮」。我那時并說這小心跳了好半天，前天根子相佃戶來說，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點頭，可見心思是同。前一歲，根子既然可以「易子而食」，便什麼都易得，什麼人都吃得，我从前單听他講道理，也就的這進去，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，不但唇也，還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還滿裝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裏在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，獅子似的史也，史子怕怕，狐狸的狡猾……

七





「這弄身問他什麼，你真會……說笑話……今天天氣很好。」

「天氣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，可是我問你，」對么？」

他亦以為然了，含含糊糊的答道，「不……」

「不對，他們倆以竟吃？」

「沒有的事……」

「沒有的事，狼子村喫，還有書上都寫着，道紅斬斬。」

他便羞了臉，鐵一般青，睜着眼睛說，「有許有的，這是从來如此……」

「從來如此，便對嗎？」

「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，總之你不誠實，你說便是你錯。」

我自能起來，張開眼，這人便不見了，全身出了一大比汗，他的年紀比我大，哥小得連，毛  
然也是一驚，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，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，所以連小孩子也怕老狼  
狠的看視。

## 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別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覷……

有了這心思，放心懣事，走路，吃飯，睡覺，何等舒服，這只是一條門檻，一個关头，他們可是  
父子兄弟，夫婦朋友，師生仇敵，和名不顯的人，都結成一夥，互相勸勉，互相牽掣，死也不肯  
跨過這一步。

大清早，去尋我大哥，他在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後，攔住門，格外沈靜，格外和氣，的對他說：

「大哥，我有話告訴你。」

「你說就是。」他趕緊回過臉來，點點頭。

「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說不出來。大哥，大約在初時，賣用人，都吃過一盅人，後來因為心思不同，有的就不吃了，一吃要好便變了人，有的却不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樣，有的變了烏黑，猴子，一直要別人有的不要好，至今還是身子，這吃人的比不吃人的，同尋常愧，怕比虫子的懶愧，猴子，還差得很多。」

「易身，弄了他兒子，給緊，鋪吃，還是一直小前，鋪等，誰曉得，他這百，開闢天地以後，一直吃，到動身的兒子，从易身的兒子，一直吃到徐錫赫，从徐錫赫，又一直吃到狼子，到提性的人，去，羊城，里，積了，犯人，還有，个，生病，病的人，用，餓，火，煎，血，說。」

「他們要吃我你一個人，原也無法可想，然而，又何必去入籍，吃人的人，什麼事做不出，他們去，吃，我也會吃，吃，一舞，里面，也會自吃，但，只要，轉，一步，只要，十，利，改了，也，就，人，人，太平，身，然，从来如此，我們，今天，也可以，格外，要，好，說，是不，能，大哥，我相信，你，能，說，前，天，個，白，要，我，租，保，說，這，不，能。」

「易身，他，還，只是，冷，笑，隨，后，照，先，便，光，根，起，來，一，到，說，破，他們，的，陰，情，那，就，滿，臉，都，要，成，青，色，了，大，門，外，立，着，一，騎，人，趨，着，前，和，他，快，狗，也，在，里，面，翻，滾，去，舞，器，的，後，邊，春，有的，是，看，不，出。」

面貌似乎用布蒙着，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，振着獠牙。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吃人的。可見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般。一種是以爲小卒如此，應該吃怕，一種是知道不該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別人說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話，越發氣憤不過，可是抵着臉冷笑。

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光相，高聲喝道：

「都出去，瘋子有什麼好看！」

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事，他們倒巧妙了，他們豈但不肯殺，而且早已布置嚴密，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，將來吃了，不但太平無事，怕还会有人冤情，怕中說替大哥吃了，一个犯人正是這方法，這是他懶懶老貓。

陳老丈也氣憤憤的直走進去，如痴如呆得住了，我偏要對這野人說：

「你們可以殺了，从真心殺起，要曉得將來若不得吃人的肉，活在世上。」

你們要不改，自己也會吃，即快生得，也會給真納人陰滅了，同猪人打家，狼子一般，同鬼子一般。」

那一夥人，都被嚇得老五想死了，大哥也不推那望去了。陳老丈劫就回屋子裏去，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，橫梁和椽子都巨火上發射，料了一会，就大起來，雄在我身上。

滿分沈重，翻轉不得，他的意思是要我死，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裝的，便掙扎出來，出了一身汗，可是簡要說。

「你們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，你們要曉得，將來是害不害吃人的肉……」

十一

太陽也不出門，也不開，日日是兩頓飯。



我攪起孩子便想起我大哥。晚婚妹子死得極慘，也全在他。那時我妹子才五歲，可象可憐的妹子，還在眼前。母親哭個不住，他却幼稚母親不要哭，大約因為自己吃了，哭起來不免有與過意不去，如果還能過意不去……

妹子真被大哥吃了，母親知道沒有，然而不問而知。

母親想必知道，不想哭的時候，却並沒有說，大約也以為應多的了。記得我四五歲時，坐在堂前，要滾火，母親命嫌生氣，做兒子的傾刻下一片向來，看熟了請他吃，才孫好人。母親也沒有說不行。一兒吃後，整個的自怨也吃，但是那天的哭法，現在想起來，實在教人傷心，這真是奇極的奇！

十二

不能想了。

四十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，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幾年，大哥正當壽家，有妹子恰恰死了，他未必不知在堂前裏，暗暗替我們陪。

我本心無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，現在也歸到我自己……  
有了四十年來吃人膽所怕我，當初雖然不知道，現在明白，好容易與人。

十三

沒有吃過人的孩子，或者還有？

親親孩子……

秋天樹落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本陣還環着，出只剩下一些寫藍的，天除了，在游的，也什  
么都睡着，薛老栓忽然坐起來，燈亮，桌上還有油膩的，別蓋茶籠的，兩間屋子，便激滿  
了青白的元。

「小栓的爹，你就去么？」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，裏邊細小屋子裏，也發出一聲咳嗽。  
「唔。」老栓一面响一面，一面扣上衣服，伸手過去說：「你給我呢。」

華大媽在枕頭底，下掏了半次，掏出一色洋錢，交給老栓。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裝入衣袋，又  
在外面投了兩下，便点上燈籠，吹熄燈盞，走向里屋子去了。那屋子裏面，正在寒寒窸窸的响，  
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憤他平韻下去，才低低的問道：「小栓……你不要再起來……」老栓  
你娘會要排解。」

老栓所得兒子，不再說說，料他安心睡了，便開了門，走到街上，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，  
只有一條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燈光照着他的兩脚，一前一後的走，有時也遇到几只狗，可是  
一只也沒有叫。天氣比屋子裏冷得多了。老栓懶懶的，彷彿一豆寒了，少年，得了神龜，有給  
人生命的本領似的，踏踏得外高遠，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不覺愈走愈亮。

老栓正在專心走路，忽然吃了一驚，遠遠裏看見一條白布，明明白白的橫着，他便退了  
几步，尋到一家圍着門的鋪子，整是進屋下，葉門立住了，好一会，身上覺得有些發冷。



「博老头子。」

「博老头子……」

老栓又吃了一驚，睜眼看看時，几个人从他面前過去了，一个还回头看他，他似乎不甚分明，但很懶欠，餓的人兒了食物一般，眼裏閃閃一種攪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灯笼已經熄了，推一推衣袋，硬硬的還全，仰起頭向一望，只見許多古怪的人，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，定睛再一看，却也不出什麼別的特怪。

沒有多久，又見几个人在那裏交勁，衣服前後的，一个大包圍圍，這也里也看，這也看，這也看，這也看，並且看出号衣上暗紅色的鐵道……一陣許多聲喧，一雙眼已經睜過了，一大羣人，三三兩兩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推，潮一般向前趕，將到了字街，只聽得空空直往，震成一一個半圓。

老栓也回那也急，却只見一推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根長，彷彿許多鴨，被驚嚇的手裡住了的，向上提著，靜了一会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前退，一頁翻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

「喂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」一個渾身黑包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二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，那人一只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只手却攬着一个鮮紅的錢，那紅的還是一真一真的往下滴。

老栓慌忙摸出洋錢，抖抖的想交給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，那人便焦急起來，嚷道：「怕什麼？怎麼不領？」老栓還躊躇着，黑的人便搶過灯笼，一把扯下紙罩，裏了錢，塞与老栓，一手執過洋錢，捏一捏，轉身去了，嘴裏兩着說：「這老東西……」

「這給誰治病的好呀？」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問他，但他並不答，他的精神，現在只在

一个色上，彷彿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嬰兒，别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現在要將这色里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里，以積許多幸福。太陽也出来了，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，直到他家，像面也照见了穿樹头，積區上，古口亭口，这十个點点的金字。

老栓走到茶店面，早已经收拾乾淨，一排一排的茶桌，滑溜溜的发光，但是没有客人。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，吃着飯，大粒的汗，从額上滾下，衣服也帶汗了。看心，兩塊肩胛骨高高突出，印成一个陽文的「川」字。老栓見這樣子，不免皺一皺緊閉的眉心。他的女人，从灶下急急走出，睜着眼睛，嘴唇有些发抖。

「得了嗎？」

「得了。」

兩個人一齊走進灶下，商量了一会。華大媽便出去了，不多時，帶着一片老荷葉回來，攤在桌上。老栓也打開灯笼，罩罩田荷，叶裏新包了那紅紅的饅頭。小栓也吃完飯，他的母親慌忙說：

「小栓——你坐着，不要到這里來。」

一面整頓了灶火，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色，一個紅紅的白饅頭，放在灶裏，一同塞在灶裏。一陣紅黑的火，燄過去，那方屋裏，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。

「好香，你們吃什麼點心呀？」這是點着五步靠到了，這人每天坐在茶館裏，這日，茶館裏，去請，最意，此時，恰恰來到臨街的壁角，的桌邊，便坐下，面前，然而，沒有人答，他，一，竹，未，

「鶴公」，仍然沒有人。老栓匆匆走出，給他送上茶。

「小栓這未罷。」華大媽叫小栓進了里間的屋子，中間放好一條打，小栓坐了，他的母

親端回一樣烏黑的團東西，輕輕說。

「吃下去吧——病便好了。」

小松攏起這黑東西，看了一會，似乎既看自己的性命一般，心裏說不出奇怪，十分小心地咀嚼了，焦皮裏面噴出一道白氣，白氣散了，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——不多功夫，已經坐在那裏了，却全忘記了什麼，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，他倒着過一面立着他的父親，一面立着他的母親，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上遊進什麼，又要取出什麼似的，便緊不住心就起來，拉着胸脯，又是一陣咳嗽。

「噫——去吧——便好了。」

小松听了話，吸着煙了，華大媽，便他喘氣，手敲了輕輕的，給他蓋上了滿臉補釘的夾被。

三

店裏坐着許多人，老槍也忙了，看着大銅爐，一爐一爐的給客人沖茶，兩個眼眶都圍着一圈黑錢。

「老槍，你有些不舒服嗎？」——你生病嗎？」——你花白鬍子的人說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——」我想了又想想，他的原也不怪……」——老槍鬍子便取清了自己的話。

「老槍，只是忙重是忙重，子……」——老槍有五言半，說這未完，吳雲，圍進了一個滿臉紅潤的人，披一件灰色布衫，散着粗粗的，粗粗的，灰色，那亂細在瞬間，剛進門，便對老槍嚷道：

「吃了么？好了么？老槍，就是這了，你，你運氣，要小兒，我信，息……」

老槍一手提了茶壺，一手茶，茶，茶，敬的，垂着，裏，裏，裏的，所，所，所，座的人，也，都，都，都，恭，恭，恭，敬，敬，敬，的，所。